

世界文學全集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

40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托爾斯泰：

戰爭與和平



40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第

二

部

第六卷

第一章

安德來公爵在鄉間繼續地過了兩年。彼挨爾在他的田莊上所進行的那一切計劃——他不斷地從這一件事改變到另一件事上去，而沒有一件得到任何結果的——這一切計劃都由安德來公爵來實行，他執行這計劃時不向任何人說及也沒有顯著的困難。

他高度地具備了爲彼挨爾所缺少的那種實際的堅韌精神，這些計劃沒有引起他的紛擾和費勁就推動了。

在他的一個田莊上有三百個農奴變成了自由的農民（這是俄國最早的例子之一，）在別的田莊上用免役稅來代替了強制勞動。在保古恰羅佛他用自己的錢請了一個有訓練的產婆幫助着產婦們。此外並用薪金聘了一個神甫教導農奴及家奴的孩子們寫讀。

安德來公爵用一半的時間到童山去陪他父親和他兒子，那時的兒子還是由保姆照料着；用另一半的時間放在保古恰羅佛的僧院，他父親這樣地稱他的村子。雖然他曾向彼挨爾表示過他對於一切外界世事的漠不關心，但他仍用心地注意世事。他收到了許多書籍。令他自己也詫異的事是

這樣：當有些剛從彼得堡的生活的漩渦裏出來的人們來看他或他父親時，這些人對於國內和國外時事的知識遠不如不出門而住在鄉間的他。

在田莊事務之外，在各式各樣書籍的閱讀之外，安德來公爵還對於我軍最近兩次不幸的戰役作批評的研究，他正在草擬關於修改我國軍法和法規的計劃書。

一八〇九年春，安德來公爵去看他兒子的銳阿桑田莊，因他是他兒子的監護人。

他坐在篷車裏，仍被春日晒得暖洋洋地。看着初生的草和初出的樺樹葉。又看到初春的白雲一朵一朵地飄浮在明亮的藍色空中。他就不想任何事情，卻愉快地茫然地望着兩邊。

一行人過了渡口，他想起一年前他曾經在這裏和彼挨爾談過話。那時他們走過泥濘的村莊，打穀場，冬麥的綠囂，走下積雪的橋的下坡，走上被水沖走泥土的上坡，經過有着殘株的田地和長着綠芽的矮樹田地，又走進了路旁的樺樹林裏。以上是過去的事，而現在這樹林裏很熱因沒有一點兒風。樺樹已生出綠色的、粘汁的葉子，因沒有風，所以一動也不動。綠色的新草和淡紫色的花朵也正長出，並且把去年的陳葉掀起來。散在樺樹間的小樅樹上，由於這樹的粗糙的和不變的綠色，仍顯着令人不愉快的冬意。馬一進了樹林就噴鼻息，發汗是更顯而易見。

聽差彼得向車夫說着話，車夫同意地回答着。但顯然彼得覺得車夫的同情還不夠，因此他在駕駛台上又向主人回過頭來。

「大人，多麼爽快呵！」他恭敬地微笑着說。

「什麼！」

「爽快，大人。」

「他指着什麼而說呢？」安德來公爵想。「是的，我猜想他大概是指着春天，」他想着，看着兩邊。「真的，一切都已經發青了、……………多麼早呵！樺樹，野櫻桃樹，赤楊都已經發芽了……………但我還沒有看見橡樹。哦，橡樹在這裏！」

路旁恰巧有一棵橡樹。這樹的年齡大概比組成樹林的樺樹老十倍，大小比樺樹大十倍，雙倍的高。這確是一棵巨大的兩人合抱的橡樹，並且有折斷了很久的樹枝，帶着老傷痕的破裂樹皮。不均勻地伸開着牠的巨大的醜陋的有瘤的手臂和手指，正好像一個老邁粗暴侮謾他人的怪物站在帶笑的樺樹之間。祇有幾棵點綴在樹林裏死樣怪氣的常綠樺樹和這棵橡樹不願受春天的蠱惑，不願看著春天的太陽。

「春天，愛情，幸福！」這棵橡樹似乎在說，「你為什麼還不厭煩那種老是不變的、愚蠢的、無意義的欺騙呢？老是一樣的欺騙！沒有春天，沒有太陽，沒有幸福！你去看看那棵被阻壓着的老是一樣的死樺樹，再看看我伸出着的折斷破碎的手指，這些手指從我的旁邊正在伸出來；正像這些手指的生長出來，我也站着。所以我不相信你的希望和欺騙。」

安德來公爵經過森林時，向這棵橡樹回顧了好幾次，好像是對這橡樹期待着甚麼。在橡樹下邊雖也有花草，但這橡樹仍然皺着眉，不動地、醜陋地、固執地站在花草當中。

「是的，這棵橡樹是對的、這棵橡樹是一千次對，」安德來公爵想，「讓別的年輕的人們重新受到這個欺騙，但我們認識生活——我們的生活完結了！」一整串新的、與這棵橡樹有關的、絕望的、但悲哀而又愉快的思想在安德來公爵的心中出現了。在這次旅行的時候，他似乎重新考慮了他的全部生活，並且達到了和從前一樣的安心的絕望的結論，就是他無須開始做任何事情，他應該過完自己的生活，不做壞事，不擾亂他自己，不作任何希望。

第二章

爲了銳阿桑田莊上監護的事務，安德來公爵必須去會見本縣的貴族代表依利亞·安德來伊支·羅斯托夫伯爵。安德來公爵是在五月中去看他的。

此刻已是春季裏熱的時候了，森林全穿上了綠色服裝。天氣是多灰塵，並且熱得使人走過水邊便想洗澡。

安德來公爵抱着沉重的心情癡想到他應該向貴族代表問些什麼關於事務上的話，不覺走上了向奧特拉德諾的羅斯托夫家的路上。從右首樹木後邊他聽到了女性的愉快叫喊聲，於是看見了在他車前橫跑過去的一群姑娘。最前面最靠近他的一個是黑髮的、很瘦的、黑眼姑娘，她正向車子跑過來。她穿着黃色印花布的衣服，頭上紮着白手帕，手帕下邊露出幾綵鬆下來的頭髮。這個姑娘嘴裏喊叫着，但是當她認出是個生客時，她便沒有看他就帶着笑聲跑回去了。

安德來公爵忽然不知因為什麼原因而覺得痛苦。天氣是那麼好，太陽是那麼光明，周圍的一切是那麼愉快；但那個瘦而美的姑娘却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安德來公爵的存在，而她對於她自己一個人是愉快的，大概是愚蠢的——幸福生活却感到滿意而又高興。「她高興什麼事呢？她在想什麼呢？不是關於軍法，不是關於銳阿桑農奴免役稅的處理。她在想什麼呢？她為什麼這麼快樂呢？」安德來公爵不覺好奇地問他自己。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羅斯托夫伯爵在一八〇九年住在奧特拉德諾時，完全像他從前一樣用狩獵、演戲、宴會、音樂會招待幾乎全省的人。他高興看見安德來公爵，正如同他對於任何其他新的客人一樣，並且堅持着要留他過夜。

在安德來公爵留下來無聊的一天中，招待安德來公爵的人有年老的男女主人和客人中最尊貴的人（因為快要來到的命名日，老伯爵的家裏滿是客人，）在這一天之中，保爾康斯基幾次看到

幼輩中無緣無故發笑的快活的娜塔莎，他每次問他自己：「她在想什麼呢？她爲什麼這樣高興呢？」

晚間祇有他單獨一人住在陌生地方，他好久不能夠入睡。他祇能看書，看書後熄掉蠟燭，但重又點上。因而雙層的窗子的一層關閉着，所以房間裏很熱。他對這個愚蠢的老人感覺到不高興（他這麼稱呼羅斯托夫，）他強要留住了他，因爲向他確實告訴，安德來公爵城裏必要的文件還沒有到。安德來公爵對於留在這裏感到煩惱。

他從牀上起來走到窗前去開窗子。他一打開窗子，月光就射進了房裏，好像這月亮在窗外等候了很久。這天的夜是清涼寂靜而又明亮。正當窗子的前面，種着一排剪頂的樹，一邊看起來是黑沉沉，另一邊是銀色而又明亮。在樹下到處生着某種多汁而又潮濕的枝葉繁茂的植物，這種植物葉子和莖幹閃出銀色的光。在黑暗樹木的那邊稍遠地方是一個露水閃着光的屋頂，屋子右邊是一株枝葉茂盛的大樹，這樹的枝幹是明亮發白的，因在這樹的上面是一輪幾乎團圓的明月，這明月浮在這晶瑩幾乎無星的春季的天空中。安德來公爵把手臂搭在窗台上注視着這個天空。

安德來公爵的房是在當中的一層；上面房間裏所住的人也沒有睡。他聽到上面是女子的話聲。

「只再來一次，」上面有女子聲音說着話，安德來公爵立刻知道這是誰的聲音。

「但你要什麼時候睡呢？」另一個聲音回答。

「我不要睡，我不能睡，要我怎辦！來，最後一次……………」

兩個女子的聲音遂唱了一節歌，這是一個歌的結尾。

「啊、多麼好看！好，現在睡了吧，完結了。」

「你睡，我不能夠睡，」第一個聲音更加靠近窗子回答。她顯然把頭完全伸在窗外，因為可以聽到她的衣服聲，甚至聽到她的呼吸聲。一切都安靜了，安靜得像石頭，像月亮，像月光，像影子那樣。安德來公爵不敢動，恐怕洩露了他的無心的偷聽。

「索尼亞！索尼亞！」又聽到第一個聲音說。「哦，你怎能夠睡覺！你看，多麼好看呵！啊，多麼好看呵！起來吧，索尼亞，」她幾乎要哭出來那樣地說。「這樣好看的夜色是從來沒有的！」

索尼亞勉強地回答着。

「你來看多麼好的月亮！……………啊，多麼好看！你到這裏來。心愛的，親愛的，到這裏來。哦，你看見嗎？這樣地蹲下來，這樣地抱住自己的膝蓋，抱得愈緊愈好，這樣就會飛出去。這樣的做。」

「當心呵，你要跌下去的。」

聽到了爭執聲和索尼亞的不滿聲：「現在已經一點多鐘了。」

「啊，你只會破壞我的一切。好，去吧，去吧。」

一切又都沉靜了，但安德來公爵知道她仍然坐在那裏。因他有時聽到輕微的衣服聲，有時聽到嘆氣聲。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意思！」她忽然叫起來。「睡就睡吧！」她碰然一聲關了窗子。

「她是與我的生存沒有關係！」安德來公爵當聽她說話的時候，這麼想着，他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又希望但又怕她有什麼話說到他。「又是她！好像是故意的！」他想。那些和他的全部生活發生矛盾的青年思想與希望忽然在他心中發生了一個意外的騷動，他覺得他不能向自己說明自己的心情，就立刻入睡了。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安德來公爵不等待婦女們的出來，只告別了伯爵一個人，就回家了。

安德來公爵坐車回家時，又走進了那個樺樹林時。時已六月初了。在這個森林裏的那棵老天生瘤的橡樹會奇怪地深刻地感動過他。鈴聲在樹林裏比在一個半月前響得更低沉了，因所有的樹都是豐滿了、蔭濃了、茂密了；散在林裏的小樅樹沒有破壞一般的美，並遵從了一般法則，纖弱地生出了毛茸茸的綠嫩芽。

整天的炎熱，所以有的地方在打着雷，但只有很小的烏雲洒了幾點雨在道路的灰塵上和多汁的樹葉上。森林的左邊因在陰影中所以是黑暗的；右邊是潮濕的明亮的在陽光裏閃亮着，且因風而微微擺動着。一切都繁榮茂盛而夜鶯正啼着，叫聲時遠時近地響着回聲。

「我曾經同情的那棵橡樹是在這個森林裏，」安德來公爵想。「但這樹在那裏呢？」安德來公爵一面想一面看着道路的左邊。他不認識也沒有認出他所嘆賞着的和尋找着的那棵橡樹。因他看到的老橡樹已完全變了樣子，但見它撐開着多汁的暗綠色的枝葉帳幕，在夕陽的光輝中輕輕地擺動着，並激動地站立着。手指上沒有節瘤也沒有癍痕，也沒有顯出老年的不滿與苦悶，總之什麼都看不見了。從粗糙而年久的樹皮裏，雖沒有枝柯生長，但長出了多汁的幼嫩的葉子，使人不能相信這棵老樹是會長出嫩葉的「是的，這就是那棵橡樹，」安德來公爵想，他突然無緣無故地發生了如春天那樣的高興和更新的心情。他一生中一切最好的時光都在同時間被他想起來了。奧斯特理茲的崇高的天空，已死妻子的譴責的面孔，渡船上的彼挨爾，因夜色之美而興奮的姑娘，

那個夜的夜色和那個夜的月亮，——這一切都忽然湧上他的心頭。

「不，生活不能夠在三十一歲上就算完結，」最後安德來公爵忽然不可更變地決定了。「單是我自己知道我心中所有一切是不夠的、必須大家都知道我心中的的一切包括彼挨爾和那個想飛出去的姑娘，我的生活不只是爲了我自己，他們的生活必須和我的生活不能分隔着，我的生活必須反映在大家的身上，使他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能調和。」

當安德來公爵抵達家裏時，他決定了在秋天到彼得堡去，並且替這個決定想出了種種理由。他想出了整串的合理而又合於邏輯的理由來說明他爲什麼必須到彼得堡去再服務。他現在甚至不明白他怎麼能夠一度懷疑在生活中從事積極活動的必要，正如同一個月之前他不明白他怎麼能夠想到要離開鄉村。他已明顯地覺得假使他不把生活經驗用在實際工作上或不在生活中重行從事積極的活動，則他的全部生活經驗都成徒然的浪費而且無意義了。他甚至不能記起從前怎麼會根據同樣薄弱的理論基礎使他覺得當他受了生活上的教訓之後，他若再相信他自己是有用的，他若再相信幸福與愛情的可能，便降低了自己的身價。現在理性已提示了完全相反的理由。在這次旅行之後，安德來公爵便開始覺得在鄉村的無聊，覺得從前的事務不使他發生興趣。他獨自坐在書房中時，常常站起來走到鏡子面前，對自己的臉很久地看着。然後再轉過身來看看過世的莉薩的畫像，祇見她帶着希臘式的捲起的髮，在金框裏親切地而又愉快地望着他。她已經不向丈夫說從前

的可怕的話，她簡單地、愉快地、好奇地望着他。安德來公爵把手交叉在背後，在房裏走了很久，忽而皺眉，忽而微笑，思索着那些無理性的，不可用言語表達的好像犯罪般地祕密思想，這些思想和彼挨爾、和榮譽、和窗前的姑娘、和橡樹、和婦女的美麗與愛情有關，並且改變了他全部的生活。在這種時候假使有人進去看他，一定覺得他是特別冷淡，嚴厲、堅決，尤其是邏輯得令人不愉快。

「我親愛的，」瑪麗亞公爵小姐假使在這種時候進來時，她便要說，「尼考盧施卡今天不能散步了，因天氣很冷。」

「假使暖和的話，」假使安德來公爵在這種時候，他便會特別冷淡地回答他的妹妹，「他就祇穿一件襯衫出去，但是因為天氣冷，你應當替他穿上暖一點的衣服，因衣服是爲了禦冷才設計出來的。衣服是因為寒冷才產生的。因此小孩若需要新鮮空氣時，不能因天寒而把他留在家裏，」他特別邏輯地說着，好像他因心中所發生的內在情緒而去處罰那些祕密的和不邏輯的人。

瑪麗亞公爵小姐在這種時候，便會想到這種理智的思想便會使男子們變得冷淡。

第四章

安德來公爵在一八〇九年八月抵達彼得堡。這時候恰巧是年輕的斯撒然斯基的名望以及他努力推行的改革運動達到登峯造極的時候。就在這個八月裏，皇帝乘車出行時，墜車傷了腿，在彼得高夫住了三週，皇帝只和斯撒然斯基一個人每天見面，並不接見他人。正在這時候，不但準備了兩個著名的轟動社會的命令是擬廢除朝廷的品級，要考試八品官和政府顧問，而且還準備着整部的憲法，這個憲法要改變俄國政府——自樞密院至鄉區政府——現有的司法，行政，及財政制度。亞力山大皇帝即位時所有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自由主義的幻想到現在都可實現並且具體化了，他藉他的贊助人恰爾托銳斯基，諾佛西操夫，考邱別，和斯特羅加諾夫的幫助力求實現這種改革，他自己在說笑話時稱他們為社會救濟委員會。現在斯撒然斯基在內政上，阿拉克捷夫在軍事上乃代替了所有的人。

安德來公爵到後不久，就以御前侍從的身份在朝廷裏和朝會上出現了。皇帝遇見他兩次，卻不願向他說一個字。安德來公爵以前一向就覺得皇帝不喜歡他，皇帝不喜歡他的臉和他整個的人

。在皇帝對他的冷淡生疏的目光中，安德來公爵發現了比以前更充分的證明。朝臣們向安德來公爵說明，皇帝對他的疏淡是因為不滿意保爾康斯基在一八〇五年以後沒有服兵役。

「我自己知道人是不能夠控制自己的愛好與憎惡，」安德來公爵想，「因此用不着把我的關於軍法的意見書當面呈給皇帝了，但讓這意見自己向皇帝說吧。」他遂向他父親的朋友一位老元帥，提到他的意見書。這位老元帥和他約定了見面的時間，和藹地接待他，並且答應奏聞皇帝，幾天之後，安德來公爵接到通知，要他去見陸軍大臣阿拉克捷夫伯爵。

在約定日子的上午九時，安德來公爵到了阿拉克捷夫伯爵的接待室。

安德來公爵不認識阿拉克捷夫，因從來沒有看見過他，而他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但很少引起他對於這個人的敬意。

「他是陸軍大臣，是皇帝陛下所信任的人；我們用不着過問他個人的品性；他奉令審查我的意見書，因此只有他一個人能夠使這意見書被採用，」安德來公爵想，他和許多重要的以及不重要人一同在阿拉克捷夫伯爵的接待室等候着。

安德來公爵在服務時期——大部份時間是做副官，——看見過許多要人的接待室，所以一般接待室的各種性質他都很明白的。阿拉克捷夫伯爵的接待室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在阿拉克捷夫伯爵的接待室中等着輪流接見的不重要的人臉上顯出了羞慚和卑屈；在大官的臉上都顯出了同樣的

不安，不過這種不安被漫不介意，被當時的處境，被所等待的人遮蓋了一層面罩。有的人帶着沉思的神色來回走動，有的人窃窃低語後發出笑聲。他們所講的話中安德來公爵祇聽到阿拉克捷夫的諱名『西拉·安德來伊支』（指權力者）和另外一句話『叔叔要責備的，』這些話都是有關於阿拉克捷夫伯爵的。有一個將軍顯然因為等得太久而生氣了，時時交架着腿坐着，輕視地對自己微笑着。

但到門一開，所有的臉上就立刻只顯出一種恐懼的情緒。安德來公爵請值班的副官再替他通報一次，但副官嘲笑地向他看了一眼，並且說他的輪次是按着時候的。當副官大臣的房間領進又領出幾個人之後，一個軍官被引領進了那道可怕的門，這軍官的卑躬驚惶的神情可令安德來公爵吃驚。這個軍官接見的時間經過很久。忽然從門裏面傳出了不愉快的吼聲，此後那個面色發白的軍官，帶着打顫的嘴唇，走了出來，抱着自己的頭走過接待室。

在這軍官之後安德來公爵被領到門前，值班副官低聲說：「右邊，在窗子那裏。」

安德來公爵走進一間簡單整潔的房間，在桌旁見到一個年約四十歲的人，他有長長的腰，長形的剪短了頭髮的頭，深深的皺紋，在褐綠色愚鈍的眼睛上邊有蹙着的眉毛，和凸出的紅鼻子。阿拉克捷夫沒有望他，把頭向他轉過來。

「你要求什麼？」阿拉克捷夫問。